

82

77夢一樣的自由

歐陽山 著

天馬叢書一七

尹庚 主編



目錄

吉屋.....	3—9
私刑.....	11—17
鍾五.....	19—29
夢一樣的自由.....	31—41
泥水匠陳秋.....	43—49
家常話.....	51—58

吉屋

在停工已經兩個月的局面下，廣東士敏土廠底狹窄湫隘的工人宿舍，逐漸露出荒蕪的景況來了。像墓道那樣幽靜的長院子裏，沒有了露着紅色的大腿的年輕人在熱烈的踢小皮球，搬動大塊的紅米石，或舉起石鎖做各種運動的姿勢，來鍛鍊那些給疲勞毒害着的軀體。每一個小房間底門口都積着一些沒人掃除的紙屑，果殼，肉類的骨頭和火柴梗而搬空了的房間底門口就像一個小小的垃圾堆，被拋棄了的空盒子，瓦罐，破爛到不能再修補的布鞋和衣服，廢鐵器和紅泥火爐，都在潮濕的泥土上刻劃着關於一部份勤勞的人類底記憶。從夏天起，茅草就像監獄裏的犯人底頭髮似地自由而且活潑地生長起來了。

林四，王小存和武天佑在他們底房間裏談着關於一個女人產了怪胎的新聞。那是一個五尺長，四

尺寬的房間，兩邊都有窗口，和報紙做成的簾子。從後面的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見廣大的田畝，晚稻正生長得碧綠地像滿地都是蘭花，小小的河道彎彎曲曲地繞着這代表一個時代的新氣象的水泥工廠。鏡子似的河面平靜地映着那爽朗的秋天底面容——好像牠寬大地原諒了人間的卑劣的罪惡。

『有時看見那些時派女人，碰到什麼都撐手撐腳有她們一份兒，真會叫人生氣。可是看見這樣的事體，就覺得男人太不會養女人了，是要想法子教導他們的。或者定出一種刑罰來，或者怎樣……』林四坐在下層木架床邊上，一面撕着手掌上褪下的繭皮，一面沉聲地對大家說出他底意見。

他底聲音非常怯弱，彷彿被秋天的早晨的空氣壓抑着。別人底答話，和間壁的工友們底談話聲音，也同樣地非常怯弱，好像從餓扁了的病人口裏發出來的。他們那粗野的說笑，活潑的大聲的叫罵，都快要被他們自己忘却了。外面小河裏草魚騰躍着，青蛙穿進水裏，那些輕微的響動都可以覺察

出來。

平時，宿舍管理人那禿頭廠長底外甥，叫做董憲忠的一個大學畢業生，歪着那覆着長頭髮的腦袋，打長院子經過的時候，那班『沒有受過教育的』就用牙刷敲着漱口盂，搪瓷臉盆，或者用茶杯不歇地扣着木棹子，嘴裏哼着和尚念經那樣的聲音。別的時候又爲着別的事情喧嚷着。一直到那穿着不合脚的大皮鞋，手裏提着大鐵鎖的管門老人咳嗽着，葛落葛落地走來了，並且小心地熄滅了所有的昏暗的電燈之後……但現在，大學畢業生和管門老人都好像從地球上消失掉了。

『真有閒心呀，一天到晚講這些一輩子輪不到你們來管的事情！』武天佑常常生氣地揮着手臂，用冷冷的語氣譏諷其餘兩個人。『在失火的時候，講種菜的事情，就是這樣的。』

但是王小存，那灰頭髮的年輕伙子，一定要嚴肅地，掀起那因爲生毒瘡而殘缺了的上脣，慎重地駁覆他底論敵：

(6)

「不見得是這樣子的吧，老林！就算什麼人都知道了女人底價值，而且會好好地守住一個家；對他底兒女提起他們底媽媽底好處，教他們學她底榜樣——唔，你以爲人就要好起來？」

他們談論的新聞是一個淒慘的故事：洋傘匠廖廉底老婆在臨盆的時候，生下一大串紫色和白色的肉葡萄，她自己疼痛得昏死過去，而且流了可怕的多量的血；家裏沒有別的人，警察代他請了一個西醫。當那丈夫從工作場趕回家裏，除了從那西醫底女助手那兒接到一張付款單之外，什麼都得不到的時候，他就瘋狂了，很狠地打那女助手和自己的女人一頓，結果他底老婆死掉，他自己也叫抓進警察局關起來，擔着賴債，行兇的罪名了。王小存批評着這個洋傘匠，還舉出另外一個例子：

「我有一個很疏的遠親，是一個有錢的，吝嗇的傢伙，祖上留給他一大把錢，他要做的事情只是打牌，上館子，看看那家有漂亮的婢女可以討做姨太太，因此得了腎虧病。後來想兒女想得要命，就

請了十個有多的醫生，吃一百樣有多的補藥。跟那洋傘匠一樣，他希望生出兒女來幹什麼呢，誰也不會回答。但是他居然有了兒女——十一個有柄的，六個沒有。這一大堆孩子把他底血肉挖空了，叫他變成半身不遂。又因為消化不動那每天幾大碗，用補藥和肉類燉成的膠汁，慢慢就死掉。臨死的時候還大聲嚷着：「我不會死的，誰敢淌一滴不吉利的眼淚，難道我不能再生幾個兒女麼？」可是他底許多老婆都圍着他哭訴道，「老爺，已經太多了！他們連進學堂和買嫁妝的錢都分不夠了！」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王小存翻起殘缺的嘴唇，把他底手擺在林四底肩膀上面，勝利地微笑着。但是武天佑攙進去說：『那是因為他們單記得大事，却忘掉了貼身小事的原故！我們如果沒有喝過酒，該是清醒的，可是，也把後天限期就要滿，我們即使不搬出這宿舍，廠長也要把封門這件事忘掉了！』

提起這樣的事情，林四就會意識到他就要永遠

喪失掉他底安身寄命的地方——有着龐大的機器和煤爐的工房，和有一個長頭髮，整天受人嘲笑着的大學生管理着的寄宿舍，就要投身進那無親無故，一點不講人情的都市，因而全身都顯得更衰頹，更軟弱了。

『林四，你字認得頂多，好好地留心那些「吉屋招租」的字條吧。不用眼睛看，單憑腦子想，什麼事情你都不會做得出來。』武天佑這樣吩咐林四，並且和其他一個人把他夾着走出門口。

『我看去。可是租好了，你們兩個按月給租錢。』林四回答。

大家才苦笑起來。那笑聲是沒有興味的，枯澀的，孤零的，彷彿是一種咳嗽。

一月，一九三五。

私刑



離車站月台十五六丈遠的岔道旁邊，鍾五被反綁着雙手，直挺挺地躺在煤渣鋪成的路上。他背後繫着一根很長的粗木枋子，雙腳緊緊地被草繩縛在上面，這樣，像一個示衆的犯人似地，他完全不能扭屈自己的身體。他盡他自己的力量左右滾動着，將那高大的身體輾軋着地上的煤渣和碎石子，發出吱扎吱扎的聲音。

約莫半點鐘以前，火車最末一次沿着廣九鐵路滾進這終點的车站，兩個穿着黑絨制服的年輕人就從一道狹小的，車務人員辦公處的門裏把他推了下來。那時候蜈蚣一樣的黑色的火車已經放過了汽，緩緩地開着慢車。

『你這全家剷，下同還是這樣坐火車吧』。站在門口左邊那個皮色更黑些的，揚着手向鍾五咒罵着：『碰到我們手上，你就會這樣子，睡上一兩
(12)

天，等誰來解救你……要是碰到皇家底差人，你還要拉進大館去做苦工呢！』

鍾五一面掙扎，一面用『洋鬼子底野種，帝國主義底家奴，嚟囉又底契弟』那一類的字眼回答那事務員，直到最後一節車卡也搖擺地，打他身邊走過，哼哼地叫着鑽進站裏，車廂裏那些忙着收拾行李的客人，偶然從窗孔裏伸頭出來望他一望，就像沒有看見似地，把略帶倦容的臉縮回去了。

天空完全是一個黑暗的海。遠遠的地方有兩三盞路燈，好像最早出來的星星。車站外面的嘈雜喊叫的人聲逐漸低弱下去了，珠江裏的小火輪底汽笛聲嗚嗚地刺進冬天的寒冷的空氣裏，飄浮着，在這地方落下來。

被幾盞巨大的電燈底青色的光線，烘暖了月台上，迅速地籠罩着一種突然的寂靜。幾個穿了號衣的搬運伙從容地兩頭走，或者坐在柵欄前面休息着，用指頭捻熄那燃燒着的香烟頭。

廣生發木棧底看機人梁運這時候急忙地，像一

匹跛驢子似地從柵門外跑進來了。

他底身體很瘦小，但充滿一種自信的精銳的力量。披在外面的，起了一層烏黑的油光的長棉袍顯得過分地寬大，好像他披着一件鋼鐵的戰甲，很吃力地挺着身子走路，而且把身上向外突出的每一個骨節碰得格落格落地響。他把那頂絨線織成的圓帽子抓在手裏，說着一嘴非常響亮，但是聽不清楚的帶着欽州口音的話，向每一個面貌冷靜的搬運伙探問什麼。當他得不着確切的答復而在空洞的車廂窗子底下來回地跳着的時候，那樣子變成很可笑，而且更瘦小了。

不久，他就跟着一種野狗一般吼叫的聲音，找到了他底老朋友鍾五。

『喂，那是一個人麼？來呀，如果是人就到這里來呀！』

他一聽見這種熟悉的沙啞的嗓子，就從月台上跑到鍾五那里，擦亮一根火柴來照一照他朋友底臉子，然後掏出小刀來割斷那些繩索。

『我底信你接到了沒有？』那高的漢子用手掌撐住地面，顫顫地站了起來。好像什麼地方受了傷，使得他不住低聲呻吟；而且四肢底動作非常困難和遲鈍。他只是完全沒有必要地這樣問了一句，就不做聲了。

『他們這些狗怎樣咬了你，傷了麼？』梁運這樣問他，他只是輕輕地搖着頭。

梁運用胳膊親熱地緊夾住鍾五右手邊的拐肘，牽一條水牛似地把他引着，橫跨過熱鬧的城裏的街市，走到西郊外面，一間用竹籬籠圍繞起來的木棧裏。那看棧人幫助着那過分疲勞了的旅客，爬到木架牀上，他一會兒就昏迷似地睡熟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梁運用嘴裏面的暖氣呵着手，把鍾五底潮濕的衣服一件件地鋪開，晒在太陽光裏。他坐在一個用粗而且圓的樹身鋸成的木墩子上，望着那些衣服，微微的笑。他幻想着牠們底主人，曾經怎樣地奮鬥着，創造了一次從香港到廣州這短短的路程的旅行底新花樣。

『起來吧，起來吧，今天你一定要出去的呢。他們說今天來起貨，你不能够給那班忘八蛋看見的。』

當梁運用手背揩着清鼻涕，這樣叫醒了他的時候，鍾五就不愉快地睜開了那向外突出的大眼睛，兇惡地狞笑着。他仰臥在木架床上，舉起裸露的四肢在被窩裏一匹貓似地伸着懶腰……但馬上因為什麼地方疼痛起來了，就粗魯地大聲嚷着，停止了這種動作。

『沒有辦法的，梁老運！』鍾五用右手捏着拳頭打在床板上，好像那是一面鼓似地擂着。那說話的聲音裏面含有多量的憤恨的火焰，攪動着小木屋裏的空氣，幾乎要把用葵葉蓋成的屋頂衝起來。『那孱頭的站長把我底左肩毀掉了，腫起來了！把這件事對你老板說了吧，他會明白的。』

『這次，一個錢都沒帶麼？』梁運小心的按了按鼻子，問。

『沒有。我下了三個站……第一次是一個紅毛
(16)

鬼在我身上淋了兩桶冷水，推了我下來。第二次，將要到站的時候，我自己跳了下來。第三次，兩個站丁把我綁着推到站長面前去了。那是一個紅鼻子，一點胆量都沒有的矮飯桶！他要起拳頭打了我幾下，就抱着手，自己先嚷起疼來了，他底紅鼻子上面淌着汗，背起手在房間裏來回走着，說出許多教訓我的話。我罵了他。他是一個站長，他可以管教他底賣票員，打旗手，却不能夠羞辱我。那契弟算是生了氣，把口水花漬在我底臉上。我說，『拿皮鞋踢我的卵子吧！』他不敢這樣做。往後就找出一個鐵錘來，像一個女人似地拚命敲我底肩膀……」

「狗一樣的東西！」梁運同意地說了。

鍾五拉起棉被，把自己完全遮蓋起來。這樣子，他睡了兩天兩夜，只喝一點水，吃幾個蒸熟的紅薯來滋養他那犯了罪的，被傷害了的身體，

二月，一九三五。

鍾五

廣生發木棧底看棧人梁運已經是差不多五十歲年紀的人了。身體短小，但是很健旺——而且在這個狹窄的外包裹面，藏着一顆寬大而忠厚的心。沒有兒女；年輕的時候娶過一個老婆，不到幾年就跑掉了，往後他獨身地，謹慎地盡着對他底職務應負的責任，而什麼欲望都不做地生活着。當他底老婆丟棄了他的時候，他還在欽州一間專門收集白鹿，金錢鷄，土鱗鼠一類野味的山貨店裏當伙計，知道這將成爲他一個不能填補的恥辱了，就躲在一個黑房間裏悲哀地哭起來——以後，他離開了那被荒山和大海合抱着的小城市，做着輪船上的火伙，魚棧裏的小鐵匠，一直到了廣州，永遠沒提起他曾經有過一個女人。

他底性格是恬淡的，那程度恰好等於一塊擱在燒紅的火炭盆裏的素瓦，能夠烤熟一隻剝光了毛鴉

的雌雞，可是無論如何不會使牠本身燃燒起來。他
有時捉到一匹野狗，秘密地把他殺了，用許多醬料
把牠底肉煮得在兩丈遠就聞到那股濃郁的香味，於
是叫了許多朋友來吃，一面說他曾經爲這種食物花
了多少多少錢，一面就高興地靜聽着那些人物對於
這小小的謊話的反響——讚美或者嘲罵。沒有什麼
善意和惡意的選擇，好像他永遠沒有他底意志去強
迫過別人，而且自己的謊話也不包藏什麼野心。

被人打傷了肩膀，寄居在他底小木屋裏的『無
主孤魂』鍾五，是一個魁梧，豪爽而常常說着誇大
的話，用能夠侮辱警察，小商人和田主那樣的事體
來驕傲自己的脚色。當他肩膀上的骨傷稍微好了一
點兒的時候，就完全忘記了梁運底勸告了，他曾經
叮囑他日間躲在小屋裏的木架床上，不要給存棧部
理事查出有生人停留在木棧裏，但鍾五挺着胸膛四
處跑，有時還站在柵門口喝罵那些搬運木材的小
工，使別人在一個時候裏以爲他是新任的理事。

看見梁運碰到什麼人從遠遠的河岸吹着口哨走

過來，就慌張起來的神情，鍾五說着這樣的話：

『那理事底名字是不是叫做金耀？——是胖子胡壽告訴我的，那麼一個姓金的脚色會有什麼道理，他也許要把要僱用做存棧部底伙計——至少，他應該知道碰到有人來偷木料的時候，就用得着我這種人。』或者用一隻手搓着被打傷了的肺部，狡黠地說：『這些人，連廣生發老板算在一起吧，並不是金睛白額虎，這不過是一些臭虫——大量點，給牠們一顆血珠吧，永遠不會咬得死人的，去年有一次：我給一班契弟像圍獵那樣把我逼得沒有法子跳進一條涌裏，在水底走了半里路——後來在田基路上晒太陽，無意中捉到一顆臭虫了——牠好像換上了全新的衣服，咖啡色的，發出閃閃的玲瓏的光亮。我真沒有碰到過比這更好看的臭虫呢，馬上把牠當做一個患難朋友，心軟軟地愛着牠。把牠放在胳膊上面，要親眼看牠怎樣吸我底血——牠那時候實在一點討厭的地方都沒有，一點都不肯放肆，牠底溫柔和順簡直把我打動得非常利害。我伸出一個

(22)

指頭逗着牠玩，用輕輕的口氣把牠吹得四脚朝天，末了就替牠小心地在衣袋裏找了一個穩當的角落，把牠安置在那裡。做完了這樣的事情，那天的受難幾乎都忘掉了，我底心反而輕爽得多呢！」

等到梁運縮起鼻子，一隻老獼猴似地，笑起來了，他就加上說：

所以，姓金的果真來了，就讓我和他辦交涉——他也許還記得我底口袋裏的味道的。

梁運並不喜歡誇大的性格，但他能夠容納牠。當鍾五說他自己在那些人物面前，說話不會格裏格搭，而且要說得比他們更暢快豐富，反而使他們應付不來的時候，他總是深信不疑地點着頭，非常和藹地笑。

鍾五底靈魂是比他底身軀更魁梧的。他傲岸地踐踏過具有各種不同的顏色和氣味的土地，用強力使他周圍的東西向他低頭，而把他底牙齒對準一切生物底最軟弱的部份。他不會使用那些必需的卑污醜惡的詭計——爲補償這個缺點，他不能不向一切

人明說，他底殘暴的手爪是無情的。

他底品質還有一種善用談諧的譬喻的特點。

「你在寶安，東莞這幾縣地方轉來轉去，怎樣對人家說，你抱的是什麼宗旨呢？」

他們蹲在木堆旁邊晒太陽的時候，梁運會這樣問他。而他回答的時候，臉色顯得非常闊朗，好像這使他底心生出很大的感謝。

「要看什麼人。有時我說，「這不關你底事呢老兄，」你看，世間就多這種人！把我踢到污泥裏面去，沒告訴我什麼道理：等到我在爛泥巴裏面爬着走，他們又來盤問了。你呢，你什麼話都不要對他們說！……」

「但是也有老實的人，真是一個朋友那樣來問你的。」

「我就騙他。我說我有一個妹子，給人拐走了，我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都得找着她才甘休。那麼大家都替我關心起來，有幾個人還因此和我做成好朋友。其實——」

(24)

『你好像不會想到她的。』

『不，她一定也高興見着我——不過沒有什麼理由能夠叫我一定要去把她從什麼地方挖出來。這是用不着的。她應該自己去闖自己的世界。或者給人賣到新加坡，或者……總之，到處都是天空海闊的。』

鍾五這樣地在敘述着一些關於自己的不幸的遭遇，好像牠們只是一些虛張聲勢的恫嚇，被他察覺了的時候只能夠使他好笑，更輕視地，更安心地。

從不知道的什麼地方，他弄來了一把小鋸子，一把刨刀，和一大堆鐵釘於是他就開始從木堆裏找出一些較短的木材，在那上面用尖石子縱橫地劃着，用他底傢俬削着，敲打着，違法地做出好幾張矮橙子來了。梁運每看見他做成一張，就對於自己懷着：

『我底天，這張又藏到那里去好呢？』

但結果他總有法子找出祕密的貨倉，甚至使鍾五都打探不出來。碰到天氣好，鍾五夾着這些貨物

到市街裏去叫賣，賣得的錢打了酒回來痛飲。如果那天一張都賣不出去，鍾五大概總在太陽沉落之前就回到廣生發木棧裏，放下貨物，一個人跑到狗眼河邊去耍蕩去。……。

有時候碰到濕天，他們就躺在給寒風冷雨包圍着，搖撼着的小木屋裏，像兩個饒舌的病人似地，毫無限制談論一切問題，甚至觸到國家的事件。木屋裏面一有間歇的沉默，外面的雨水就像要從板縫裏擠進來，嘶嘶地叫着。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大半是為了消遣，但有時認真起來，梁運會張大喉嚨，竭力使他底憤怒的辭句衝破那猛烈的雨聲，痛罵着城市裏的人民底怯弱和無恥，而鍾五就較有餘裕地冷冷地嘲笑着鄉村裏的農民。

『耕田佬因為整天活在太陽底下，天然地變成敢作敢為的傢伙。欺負他們的人，常常要給他們打死。城裏的人呢，碰到一個紅毛鬼，就眉開眼笑地奉承他，過後才裝出正經的樣子對自己人說『這是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！』一向都是這樣的。』

『前天我跟金耀一道進城，走到維新路口，他突然拍一下我底肩膀，指一張橫掛在十字路口當中的布標給我看，問我知道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『知道的。』我隨便答了他，他就對我講起『一二八』底本源來，但我止住了他：『不要說下去了，這張布標是一種羞辱！自己人對自己人做出來的羞辱！』我完全知道城裏人底脾胃，他們什麼事都不做，却誇耀着自己……怎樣呢，曉得的東西比別人多。誰要是單單叫我知道，或者記起什麼難堪的事情，下流東西，都是對我的羞辱罷了……』

鍾五靜靜地聽着，用手把牀上所有可以保溫的東西都蓋在身上，然後敲着牀邊的木板，接上說：

『我受的羞辱又是另外一種。那時候我還在河渡村，上海打仗底消息兩個禮拜以後傳到那里，整村的人都哄動起來了。有一個老鄉紳當衆指斥我底荒謬，說我把消息有意弄錯了，一二八，本是紅毛鬼幹的事情。他帶了一大堆耕田佬追着我後面取笑，拿起磚塊擲我，有些年輕人，遠遠地指着我。

罵，說是從香港來的漢奸！這不是很有趣的麼，我們這班好老鄉？往後事情弄清楚了，村裏却又流行着別樣的話：「讓他們去對付那些矮仔吧，我們受了人家愚弄了，爲什麼不在一開頭就把真相對我們說個明白呢？，巧得很，有一天晚上我在田邊碰到那老頭子緩緩地走來了。他底身體彷彿縮小得很可憐，而且一看見我就笑嘻嘻地說：「真是你們走埠頭的人多見識，這回想不到畢竟是我錯了。」我一聲不響地把他底腦袋戳下軟泥裏……當天晚上就走出了那條村，我曉得第二天就會有謠言傳出來，不管我對不對，那些耕田佬是要打我的。」

他們把這些話叫做『笑談』。常常在沉悶的天氣裏，或者無事可做的時候，挖出許多小小的故事來，一面慨嘆着人民一天比一天愚蠢，無聊，一面當作一種最好的消遣方法反覆地咀嚼着。鍾五有時偶然講起六七年前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，他底腦袋就離開用布包住的瓦枕，微微抬起半截身子彷彿那時候他保有着什麼的回憶；於是他們解嘲似地做出

(28.)

簡短的，含着濃厚的感傷氣味的對話：

『哼，那個時候……』

『真是，那個時候呵！』

這兩個男人交換了一種神秘的啞笑。

二月，一九三五。

夢一樣的自由

天空從混濁的深黃色變成疲倦的赭黑色，伸一個懶腰，逐漸沉重地墜落在地面上來了。她像一頂陳舊的黑呢帽子，戴在所有人底頭上，給他們一種普泛的悶壓的感覺，使他們長長地吐一口氣，埋怨地叫嚷着：

『一天——我們過了一天！這是……』

誰也不願意說出以下的話。這個國度裏的人民知道他們需要的是虛偽和欺詐，憑着這些，他們可以從任何的角落裏找到一點利益——自然是可憐的微小——的糖碎，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都沒有照自己所想的完全說出來，或者僅僅給別人一種較完全的有力的暗示的必要和可能。

當那三個男人和一個年輕的女人——那圓臉的，從主人那兒逃走出來的鴉頭牡丹，已經用她自己的單純的乖巧和狡猾，造成受歡迎的女客人底地

(32)

位——坐在房間裏閒談，男人中最年輕的，常常用發怒的聲音說話出的王小存跳到他們底坐位中間，拿出嚴酷的證據，痛罵着一切使人們墮落的社會底罪孽的根源的時候，老於世故的林四就無可饒恕似地用那樣的話打擊他：

『人家都覺得日子太多了，你首先應該叫他們歡喜起來！可是你講的話就老是那樣，超過了人家底耳朵裝得下的限度……一匹跛馬，你罵牠是沒有用的。』

牡丹大概總是靜靜地坐着，不住地轉動着她那雙靈活的小眼珠，微微地愉快地笑，表示她正在把自己溶解在這不習慣的男性的爭論底河流裏面，偶然有人徵求這一向被賤視的女孩子底意見，她底臉就泛起鮮嫩的紅色，急忙地辯白什麼似地回答：

『別開這樣的玩笑呀，你知道的，這是你們男人底事情。我呢，除了覺得奇怪，好玩以外……』

她終於不由自主地說出了她對於這幾個陌生人的感覺。以後，就稚氣地把兩個手掌合起來握住臉

蛋。

有時却激越地，被挑起了那受過長期的逼害的冤抑，叫着，『哎喲，我要哭了！』

現在，一個燥熱的秋夜來了。地面上的露氣恰像由於劇烈的震動所揚起來的塵土，遮蔽着一切高大的建築物，蒼老的樹木，和在燈光底下活動着的人們底真實的相貌，並且使他們露出蒼白的顏色。不能探測的立體的黑暗用無窮的力量圍抱住這南方的都市，恐怕假使不這樣做，牠就會從地球上掉出去，夜是一個寬容慈愛的媽媽，牡丹每天都在盼望她回來。——一個受了欺負的孩子，她是惟一的被盼望的東西了。白天沒有自由的人感到夜底恩惠，是一件自然而平常的事。

她要出去，到隨便什麼地方走走。她不能解釋這是由於突然的好奇，還是她真地有那種需要。她用抖顫的手拔起在那一扇屏門底下，短小的，直插在長門檻裏面的木栓，但在第二秒鐘，她又把牠放下了。隔壁製造粗紙盒子的工作場，那裝了電燈的

(34)

小院子裏，傳來一種粗魯的嘆息：

『唉，如果我會駕駛飛機就好了！』

這樣一句沒頭沒腦的話，是從一個老年的男工發出來的，使她因為不能瞭解而非常害怕。人類的聲音，無論屬於任何一種，這時對她都是不適宜的。

幾天來，她都被監禁在這個有霉臭氣的小房間裏。依照着林四底防護她的設計，那幾個男子出去的時候，就把當中那扇屏門在外面鎖起來。這個小房間一共有四扇屏門，旁邊兩扇從裏面用木栓插住，牡丹可以自由開關——同時從外面進來的人會毫不思疑地承認這是一個空房間。當她第二次屈着身子，蹲在屏門腳下的時候，那粗魯的製造紙盒的老工匠又用更高的聲音，在開始一種惡意的嘲笑了。

『我底老板，不要再對誰訴苦了！老是對我們講這些，有什麼用處呢？你說窮，可是還不至於出賣這紙盒工場……蝕了本的人會像一條鹹魚那樣淌眼淚，你呢，老哥，除了賭錢熬夜之外，眼睛連一

條紅絲都沒有。」

跟着從天井的牆頭爬過來幾聲狡猾的，帶着某種淫褻觀念的格格的笑聲。說那些話的是老紙工潘蔭，六十多歲，矮的身軀，花白的山羊鬍子，渾身給太陽晒成焦黑色。牡丹認得他，而且她平時看見他赤着脚走路，那小腿肚上面，長着許多瘡疤的，不平的肌肉搐動着，好像剛剛給幾匹惡狗狠狠地咬過，非常疼痛而且狼狽的樣子，她就暗暗地笑起來了。

她在武天佑底木架牀上——那是靠東一張下鋪，正對她自己的牀位——平伸地躺了大約五分鐘，她並不預備睡熟，但是非常靜默，彷彿連呼吸都沒有的死屍一樣。她是習慣了這個躺法的。在有什麼聲音和幻想擾亂了她底神經的時候，她就放棄了一切對抗的行爲，讓牀上那些男性的油膩的臭味薰得自己昏騰騰地，好像掉進無窮的黑暗裏面，晃晃蕩蕩地正在往下沉……。

她終於靈敏地拔起那短小的木栓，把自己釋放

(36)

到院子外面了。她只用兩個指頭捏那塊積滿灰塵的小木頭。就被灼傷了似地縮回手，然後站起來，擰歪臉，用那圓球一樣的肩膀摩擦了下巴幾下，才伸手拉開了那扇屏門。她底頭髮和臉頰上面，感到有一陣塵土的雨粉。

在天井裏面兜圈子走着，小心地使那雙破皮鞋踏在潮濕的小方磚塊上，不致發出被人察覺的聲音，她底姿勢使她自己確信是在走一條長長的獨木橋。她屢屢抬起頭望着天空但什麼都沒有看見。隔壁那半牆高的露天電燈射出來的光亮，依着牌頭底橫線，斜斜向上地剪開了籠罩一切的黑夜，燃燒起那帶藍色的霧氣。她突然驚覺到她現在是自由的了。她暢快地呼吸比較房間裏更清潔的空氣，充滿感激的心情而低聲沉吟着；她底身體減輕了牠自己的重量而浮動起來，同時用一種緩慢的速度縮小，不能夠辨明牠是在上升還是在下沉地——運動着。老早已經僵硬了的過去的時間，挾着所有的哀傷的記憶復活起來，在追趕着她，用長到可怕的鞭子抽打

她。她不安寧地，癱軟得要溶解了似地，連跌帶撞地坐在牆根上；有一片涼快的軟膏滲透了她底邈邈的衣服，直伸進她底心坎裏，溫柔地撫摸着她，高度的快樂已經脫離了她底力量底控制了。

『呵——』她這樣低聲呼喚着。

『我是自由了麼？』她問自己，然後毫不思索地回答：『傻小鬼，你是自由了，傻……』

她底喉嚨哽咽着不讓她暢快地說出字音，而同時她底眼淚不讓她曉得地瀉在黑暗中。

她想起這個月開頭那幾天，某一個舊歷中秋節的晚上所發生的事情來。她是不善於回憶的，平常瑣碎的忙碌的事務使她沒有那種工夫。但對於那樣一次的侮辱和虐待，時間却不能夠毫不費力地磨平了牠——比一種強烈的酸性液體在木頭上面侵蝕出來的痕跡還深的傷疤。牠永遠被攔阻在遺忘底門口，不能夠被消滅掉。

那全部的經過是很短促而且可笑的：

她底主人龐兆祥領導全家大小拜月光神。他和

他底三個老婆磕過了頭，他底十三歲的大女兒佩英正要跪下去的時候，他一手拖開了那貧血的女孩子，他用了那麼猛烈的力氣，使她碰在神廳裏的酸梓公座椅上，幾乎折斷了腰幹。她哭了，五個小孩子們也跟着哭，他就咆哮着：

「糊塗！這是輪到你拜的時候麼？該讓牡丹先拜……而且從明天起，你們要喊她做「四姐」，你們這班龜蛋！」

那個鴉頭跑開了。在自己的房間裏，把腦袋埋在一堆舊汗衫裏面，身體不住地抖動着。二奶奶命令牡丹到她底房間裏，說了許多勸解她，教她性子不要太硬的話。然後三奶奶拿着藤鞭進來，一面威嚇牡丹一面和站在房門口的大太太吵嘴……終於把牡丹底衣服剝光了，只剩一條褲子……。

到週圍沒有一個人影，好像大家都睡熟了的時候；這家庭底首腦就在門口出現了。他底臉上混合了貪饒和憤怒，緊張地微笑着。

「好不受抬舉的——」

他只說了幾個字，一個茶杯正打着他底左邊顴骨……他像要咬斷什麼東西似地低聲說着話，像一個破金的病人，而他底眼睛翻出大部分的魚肚一樣的白色，涎沫從齒縫和嘴角裏飛濺出來。他是兇惡而有着非常深的近視眼的，所以在最初的一瞬間，他使自己驚詫着誰那樣重重地擊了他一拳。結果，牡丹被用草繩纏粽子一樣捆了起來，各種細的或寬的刑具響亮地雜亂地彈着她底肉和骨頭。在從前沒有的，是那天晚上，他們第一次用電熨斗燙她底兩個奶子，使那些豐滿而細嫩的肉塊放出像熬樹膠一樣的臭氣。

現在，她跟這些人物離開了。他們跟她在一起生活過九年——伴着走過那樣長長的一段路途，使她不能相信那匆忙的突然的，好像由於魔術的變幻的離別。她在這間沒有旁人阻礙她的古舊衰頹的黑房屋裏，一匹瘋癲的雌貓似的兩頭奔跑着，她底疑難的問題是：

『我真是跑掉了麼？逃走這樣容易的麼？或許

不是的吧，你在做夢，傻子！老爺就要回來了，把臉蛋遞過去給他擰一下吧，這鴉片煙鬼。如果真是這樣容易，像丟了一把舊的梳子——然後沉在人海裏面……唉，我為什麼不早點走呢？」

三月一日。

泥水匠陳秋

「三槐！——這是我第十二次碰見牠了，這畜生牠一面在那裏蹦蹦跳跳，又朝着我嘻嘻笑……」泥水匠陳秋，躺在曖昧的灰色和藍色構成的床上，用手捏住他底粗大的喉嚨，做了幾聲傑傑的猴子底笑。空氣被壓在肺管裏面，好像從耳朵，鼻子，甚至眼睛擠出來，因而使得他底臉完全脹紅了。

他用旋風一般的力量翻開被窩，他底全身瘦削的骨頭，突露到破爛的底衫外面，非常勉強地支撐住他底過於沉重的大腦袋。他在泥地上跳躍着，企圖抖掉那立刻像黃蜂底毒針一樣向他全身襲擊的寒冷的空氣，向他底女人——她正蹲在小火爐前面的松柴烟裏——繼續誇張地說，而且提到她們底女兒阿喜底名字。

「那畜生越過越走近我面前了。抓住牠不要放，用中指挖牠底喉嚨，牠就會變成一袋銀子——凡

是上了年紀的聰明的腳色都懂得的！叫阿喜來猜猜看，她還敢買別個字麼？自然不會的！她也只好買三槐，而且曉得他底老子還有這麼一點運氣。『老鬼，你爲什麼一聲不響呢，我昨天晚上做了這個靈驗的夢麼……』

那約莫五十歲的女人騰雲似地從濃烟裏冒出半截身子來，機械地回答他：

『阿喜買菜去了，來洗臉吧。你是常常做夢的，阿秋。』

於是陳秋就嚙哩咕嚕地咀咒着他底女人，記憶起所有關於她的愚蠢，可惡的過錯，和由她帶來的倒霉的運氣，然後開始從每一個可能的地方搜索現錢。

『賭字花算不得怎樣了不起的壞事！只有你這個壞良心的老鬼……』

晚上，在那些不會被砍掉的，五六丈高的大榕樹頂上，北風像海浪似地圍繞着，衝擊着，和青蒼的無萬的樹葉搏戰，不住地把他們啃下來，然後用

牠底冰冷的蹄子踐踏牠們。陳秋家裏會有尖銳的，女人底叫喊聲刺破那宏大的聲浪，傳到四面的鄰人底耳朵裏。

於是他們就開始推測那泥水匠生氣的理由了。

『今天早場開出個什麼東西，不是猴子麼？』

『不，一條鯊魚。』

爲了買字花，他跟他底女兒阿喜，那大額頭底下藏着兩隻呆鈍無光的眼睛，說起話來比她底母親更顯得愚蠢頑固的，二十一二歲的女孩子，也常常要吵嘴。她不相信他父親做的夢，和任何賭字花的人都用感激的心情去接受的那種種的暗示，甚至完全不願意談論到牠們。她只是把她所有的錢隨意買在一個字上面，隨後就把那件事忘記掉了，彷彿永遠沒有對她自己做的事存過什麼希望。

他們住的地方是在右都統衙門裏，那些正在大規模地建造新式洋房的地基附近，靠近幾條種着生菜和蔥的菜壟的，一間用舊的木板和鋅鐵搭蓋起來的小木屋。早上在陳秋還沒有開工的時候，他底威

(46)

嚇的聲音就從那裏面竄出來：

「三槐！沒有別個字的。……你敢，輸了我就扭斷你底頸子，你這敗家精！我昨天晚上又夢見給鬼追了——這不是夢兆是什麼，爲什麼我要做這樣一個夢！」

但他底女兒仍然平靜而帶點厭煩地答他：

「各人有各人底心思，總之我不相信你。」

「那麼，你相信誰呢？」

在全個冬季最寒冷的那幾天裏面，泥水匠陳秋底向前突出的，闊大而粗糙的額頭，眼睛，鼻子，嘴巴，更腫脹，而且更紅起來了，用憤憤不平的步伐走路，身體前傾着，頭部具有一種要詳細查看什麼東西的姿勢，在路上和工作場裏，他底響亮的嗓子一點顧忌都沒有地講着每個人都已經知道的事情……一個過着冗長無味的生活，從事單調的，沒有價值的工作的人民，是不能不鼓勵一些爭吵，或庸俗的辯論來填補靈魂底空虛，或者做出極無意義的舉動來做遣發寂寞的代價的。

有一個晴天的下午，泥水匠陳秋從一間平房底瓦背上滾下地面來了。他突然這樣地終結了他底一生。他底伙計們都聽見他被這個迅速的滾動捲起來的時候，曾經大聲喊着：

『抓住牠……抓……挖牠底喉嚨——中指！』這樣的，或者類似的聲音。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那裏面裝着些什麼意思。

有一個年老的挑山水的工人，一頭『豬屎札』雀子似地擠進人堆裏，不假思索地推測着，說：

『他大概是喝醉了酒吧？但是，現在是來不及嘔吐的了。』

太陽強烈地照着那具已經完全靜止的屍體，牠側臥着，兩隻腳斜斜地伸開，所有的手指——在牠底軀幹底左右——都扣在鬆鬆的泥土裏，好像死者曾經用力拔起了地面，因而自己也栽倒了，從太久了的腦袋裏淌出的鮮血，被太陽的蒸發出紅色的霧氣，鮮明，美麗，而且有着溫暖的腥味，這裏完全沒有恐怖的痕跡，也沒有虛偽的哭啼，一切都莊重

嚴肅……太陽替牠蓋上金光璀璨的錦被，雲柔替牠
加上一幅疏落的黑紗。生命仍然是快樂而偉大的。

三月，一九三五。

家常話

武天佑常常做着寂寞的夢。在夢中他感到被裝在一個狹小的籠子裏那樣的侷促不安。他被困在幾條陰濕吵鬧的街道裏，沒有一個路口可以通到別處而那里有的只是爭吵，陷害，欺騙，謀殺，和一切下作的擾亂。他挑着恥辱的重担子生活着，他底靈魂受到沒有休止的威脅，而他是不能屈服的，在沒有人瞭解他，同情他，也沒有人尊重他的場合裏，他底嘴老是說着跟自己的本意不協調的硬話。

懋登洋行底下級職員孫維實經過他身邊，吹着輕佻的口哨用兩個手指在他面前得地彈了一下，便沒有看見他似地走了過去，因而驚醒了他底迷夢的時候，他一匹被隨意戲弄了的老雄貓似地把腦袋轉動一下，不安的焦躁把他每一個毛孔都填滿了。那是一些炸藥，隨時都有猛裂地把他爆裂開來，成為碎片的可能。

他底工作是很規律的：每天在同樣的時間到懋登洋行擦玻璃窗和地板，一直使牠們像塗了蜡那樣發亮，用油膏和毛巾磨光各處的銅格子，欄杆，時鐘和門上面的把手，然後把剩下來的時間看守門口，替他們底大班打開汽車底矮門。他週圍的一切正如他所希望於自己的生活的：整齊，服從，依着各自的軌道進行。

他不能夠明白他爲什麼會常常遭逢那樣大的憂惑底襲擊。在他底好朋友林四和王小存面前。他沒有表露他底苦悶的勇氣：一種超乎想像以上的訕笑會等候著他，他想，假使自己不能夠鎮定地說一些簡單，好聽的話出來。八妹（他底老婆，一個帶字花的女人。）也不曾實感到他底懊惱；她好像不曾實感到自己雙手以外的任何東西，只是穩當地，依着準確的時間替別人運送賭博的金錢。

他更習慣於在八妹面前做出各種親暱的舉動，他底微笑更加迷亂，像受了大的驚嚇之後的一種勉強的掩飾了。有時，他坐在似乎就要折斷的薄板牀

上把八妹橫放在他底大腿上面。低聲懇求她給他一點真的安慰。板牀受了兩個人底重壓，一張弓似地彎了下去，一面歷歷地申訴着，一面用遲緩的彈力搖動他們：

『你碰到什麼不好過的事情麼，佑叔？』

『是的，我碰到那種事情，我要詳細告訴你。我們怎樣去明白各種各樣的人呢？就是這樣。人是冷冰冰的，離二三尺遠，你底皮膚就能夠感覺出來，可是有時熱起來呢，就跟發燒一樣，完全喪失了知覺，癡狂起來了！』

『真是這樣的……』女人和婉地說。武天佑就介紹出一個他所不明白的人：

『我們底大班威路門，是一個紅臉黃頭髮的花旗鬼。你想更清楚一點知道這個有本事的傢伙麼？』他說，他底棕色的面皮刻刻都在減退自己的顏色，薄而寬闊的嘴唇微顫着，聲音變成很萎弱。『他年紀在四十歲上下，有一個肥胖的老婆和四個高大的兒女，都是又紅又胖，穿的衣服像裹粽子那樣緊

的。他臉上長滿肉疙瘩，好像有誰用刀在那上面亂刮過一陣似地，手脚都很長，跟一隻螳螂一樣，揮擺起來呼呼有聲。就是這樣一個人，誰都害怕他……這傢伙到中國來十二年，會說廣東話，福建話，甚至官話。開頭的時候，只是一個沒有什麼錢的汽車修理師……他們到中國來，也好像我們到南洋，金山去，開頭總是很窮很窮的。

『他能幹而且兇惡，簡直是一頭金錢豹。隨便用拳頭，皮鞋去回答那些激怒他的脚色，其實他們並不常常是錯的。有一次，我沒有留心到他底汽車聲，使他多按了幾下喇叭，他一跳下汽車，就朝我底腮幫揮了幾拳，使我好像吃下了世界上一個頂酸的「三拈」，幾乎滿嘴的牙齒都掉了下來……』

『他這樣不講道理？』

『這不是一個道理的問題。』武天佑輕視地笑了一笑。『……令人奇怪的地方，就在他把權力，金錢，和神聖一起連在自己身上。像一個野獸一樣，他渾身長着毛，但是——指揮我們，給我們飯

吃，叫我們不敢正眼望一望他！有時也學說我們一兩句土話，拿拳頭頂起我們下巴，「有寶呀，」——他自己首先笑起來。他底笑是沒法子測量的，有些不常見的東西藏在裏面，歡喜呢還是譏諷？我們都變成小孩子了！』

武天佑向他底老婆提出過那樣的要求：

『八妹讓我們打破所有夫妻的慣例，大家多明白一點吧！』他茫然地說，撫摩着那聰明的女人底粗黑的頭髮。『能夠明白一個人，我說是一種福氣——比妻財子祿更享受得心安一點的福氣。人們不要聽我們底話，但我們是要聽的。你，或者……我們靠近一點，這樣會更暖些……』

『威路門那些事情——沒有了麼？如果你受過什麼氣，你一定要通通告訴我。』

『不會沒有……一輩子也講不完的，讓我自己再想一想，』他矜持地說：讓我把牠底意思理出來就告訴你吧。』

隨後他就告訴他底女人那樣一個小小的故事。

「一直到他們去跟他拜年的時候，他底性格才又放出別樣的毫光來了……他們去——很簡單地，是爲着想得點利市……威路門看見有這許多人向他磕頭，就「吃了門官茶」那樣大笑起來。他從口袋被掏出一大把雙毫，每逢拋一個下地，就嚷一次：「再一個叩頭！叩頭再一個！」……後來高興得從旋椅裏跳上寫字枱，喊了兩個送信的伙計到他面前，叫他們面對面跪在地上，依着他底號令磕頭……我沒有料到，他在這個時候對磕頭生出這樣大的興趣他坐在枱上，舉起兩隻手，念咒一樣地唱起歌來，有時像馬叫，有時咕咕地像一起飛來了幾十隻白鴿子。銀角子冰雹一樣從他手裏撒下來，落在地上，他們底頭上和衣襟上。最後，他快手快腳地跳下地，揪住那兩個契弟底頭髮，把兩個腦袋當作一對「琴查」（一種廣東樂器像鈸）那樣碰着，碰着……許久才放開他們，把所有的人趕了出去。

「所有磕頭的唐人都一羣黃蜂似地，嗡嗡地，在我前面笑起來了。他們不敢笑得過放放縱。只有

一個中山人笑得頂大聲——他是一個打字生。他們是覺得很過癮呢？」

八妹閉上眼睛用一個巫婆底口調說：「憑了他們這一付笑臉，請蓋天古佛關聖帝君親身帶他們上西方極樂世界去吧！」

對於這樣的事情，她是容易了解的。不久之前，當她還是一個鴉頭的時候，她有過許多主人。他們罵她，打她，用電熨斗燙她底奶子。她曾經在那樣的環境裏孤獨地長大起來。

「丟那媽！不是比叫化子更可鄙麼？不是再可怕也沒有的麼？」武天佑罵了自己的伙計，隨後就嗟嘆起來：『我們怎樣活下去呢，我們底主人那樣有權力，又那樣貪玩！我不曉得自己因為什麼事情要淌汗，嘆氣，這都是沒有益處的，這都是白費了的。唉唉，你說，我們怎樣能夠在這些人裏面，安穩穩地過下去呢？』

以後，這威路門在一個期間裏成為他們閒談的主要資料了。

四月二十二日。

天馬叢書目錄

(創作之部)

- 16 人物素描 (韋明女士)
- 17 夢一樣的自由 (歐陽山著)
- 18 愛 (沙 汀著)
- 19 十枝手槍的故事 (東 平著)
- 20 葉伯 (吳奚如著)
- 21 劉麻木 (荒 煤著)
- 22 情形小說 (巴 夫著)
- 23 速寫文學 (夏子美編)
- 24 一根棍子 (聶紺弩著)
- 25 制 服 (魏金枝著)
- 26 (題未定) (張天翼著)
- 27 山中牧歌 (艾 蕪著)
- 28 懷舊集 (何家槐著)
- 39 江之歌 (麗 尼著)
- 30 懋庸小品文選 (曹聚仁編)
- (以上係小說集與散文集)
- 31 (題未定) (陳子展著)
- 32 太平洋的歌聲 (關露女士)
- 33 雪裏天 (白 曙著)
- (以上係詩集)

2488 A



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七月
發行者 韓振業
出版者 天馬書店（上海
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）
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
（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
會頒給審字一七二二審查證）